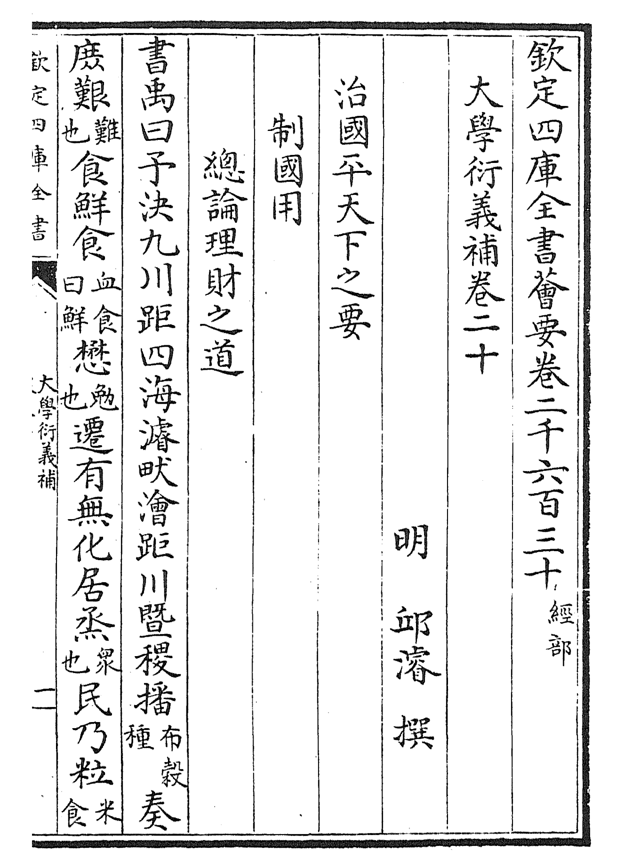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三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二十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總論理財之道

書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布穀種奏庶艱難食鮮食血食曰鮮懋勉也遷有無化居衆也烝民乃粒米食

曰萬邦作乂治粒也

蔡沈曰水平播種之初民尚艱食懋勉其民徙有于無交易變化其所居積之貨也蓋水患悉平民得播種之利而山林川澤之貨又有無相通以濟匱乏然後庶民粒食萬邦興起治功也

臣按易曰何以聚人曰財財出于地而用于人人之所以為人資財以生不可一日無焉者也所謂財者穀與貨而已穀所以資民食貨所以資民用

有食有用則民有以為生養之具而聚居托處以相安矣洪範八政以食與貨為首者此也大禹所謂懋遷有無化居此六言者萬世理財之法皆出于此然其所以徙有于無變化其所居積者乃為烝民粒食之故耳是其所以理財者乃為民而理理民之財爾豈後世斂民之食用者以貯于官而為君用度者哉古者藏富于民民財既理則人君之用度無不足者是故善于富國者必先理民之

財而為國理財者次之

禹貢六府孔大也脩庶土交正厎致也慎財賦咸則品節之也三壤成賦中邦中國也

蔡沈曰六府孔脩者謂水火金木土穀皆大脩治也庶土則非特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名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厎慎財賦謂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咸則三壤謂九州穀土又皆品節之以上中下三等成賦中邦謂土賦或及于四夷

而田賦則止于中國而已

臣按土者財之所自生然必脩金水木火四者以相制相助然後土順其性而穀生焉然是土也則非一等有所謂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五者之不同其質有肥者焉有瘠者焉其形有高者焉有下者焉其色又有黄白者焉有青赤者焉㕓土所生之物各各不同以此交相質正于是因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兢兢焉罔或怠忽不

敢責無于有取少于多也然土雖有五而壤則有三所謂三者上中下也壤之上者則出上賦壤之中者則出中賦壤之下者則出下賦咸有一定之準則用是之法以成賦于九州之內若荒服之外則不敢例之以此也有夏盛時其取民之制有所品節準則如此後世征歛無藝惟循簿書之舊無復考核之實田之等則無別賦之多寡不倫既無底慎之心復無咸則之法此民財所以恒不足而

國用亦因之以不充也歟

王制冢宰制國用必于歲之杪末也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

應鏞曰必于歲之杪者天時既周而來歲之事方始也五穀之熟有先後皆入則先後無遺而豐歉盡見

矣

臣按先王制國用必命冢宰者冢宰為六卿之長周時無宰相冢宰即宰相也每歲于年終之時五穀皆入之後俾其視今歲之所入以制來年之所出而定國家一歲多少之用焉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者謂地之小者入亦小地之大者入亦大地小而入大則年之豐可知地大而入小則年之耗可知每歲以地所入而定其年之豐耗年豐則國

用隨之而隆年耗則國用亦隨之而嗇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者每歲所入析為四分用度其三而儲積其一每年餘一三年餘三積三十年則餘十年矣以三十年通融之法常留九年儲蓄之貲然後計其見在所有之數以為經常用度之節量其所入而出之因府庫之虛實為用度之贏縮則國家無不足之憂而興事建功無有不成者矣竊惟王制此章說者謂為商制以臣觀之古今制用之

法誠莫有加焉者也夫國家之所最急者財用也財生于地而成于天所以致其用者人也天地歲歲有所生人生歲歲有所用歲用之數不可少而歲生之物或不給苟非歲歲為之制先期而計其數先事而為之備至于臨事而後為之措置則有弗及者矣臣愚以為今日制國用亦宜倣此法每歲戶部先移文內外諸司及邊方所在預先會計嗣歲一年用度之數某處合用錢穀若干某事合

費錢穀若干用度之外又當存積預備若干其錢穀見在倉庫者若干該運未到者若干造為帳籍一一開報又預行各處布政司并直隸府分每歲于冬十月百穀收成之後總計一歲夏秋二稅之數其間有無災傷逋欠蠲免借貸各具以知至十二月終旬本部通具內外新舊儲積之數約會執政大臣通行計筭嗣歲一年之間所用幾何所存幾何用之之餘尚有幾年之蓄具其總數以達上

知不足則取之何所以補數有餘則儲之何所以待用歲或不足何事可從減省某事可以暫已如此則國家用度有所稽考得以預為之備而亦俾上之人知歲用之多寡國計之贏縮蓄積之有無云伏惟萬幾之餘留神省察必使國家倉廩恒有九年之餘而不至于六年之急萬有一焉而或不及（闕）三年則必惕然儆懼凡事皆從減節痛革用度之無益者使毋至于國非其國焉實惟宗社無

疆之休

周禮春官天府祭天之司民司録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林之竒曰歲獻民數穀數冣為致太平之要務管子曰制國以為二十一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三分其制而言之即所謂七民而五農夫二工商也先王所以為此者非他為欲等其民數穀數使之夲末相當用為平歲之經制故爾至于水旱不虞之至則必有

儲蓄以待之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三十年之通必有十年之儲國有十年之儲則謂之太平故曰歲獻民數穀數最為致太平之要務者也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其所以經綸圖度以富邦國以生萬民者其要實在乎此孰謂其可忽而不思以坐視天民之窮哉

臣按民生于天而歲歲有生死穀產于地而歲歲有豐凶苟非有司歲歲各具其數以聞之于上則朝廷之崇高海宇之廣遠閭閻之幽隱曷由以知

之哉是以成周盛時每歳必祭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焉獻民數俾其知登耗也獻穀數俾其知多寡也料其民數計其穀數郡邑版圖其戶口凡若干内外倉塲其蓄積凡若干就一邑而計之農圃食力者若干人工商末作者若干人吏兵廩食者若干人枚而舉之總而會之一人之食日費幾何一月之食幾何一歳之食幾何其所有倉廩幾何一歳支發幾何存餘幾何散之足以食幾何人

積之足以給幾何年因其一歲之所入通其累年之所積以穀之数而較之于民其果相當否邪三年而有一年積否邪十年而有三年積否邪三十年而有十年積否邪彼此通融有無相濟以羡補不足多而有餘也則蠲民之逋負除民之租賦不盡利以遺民少而不足也則省上之常費除人之冗食不侈用以傷財如是則民穀兩足矣民有餘食國有餘積則凶荒有備禍亂不作風俗淳厚治

敎休明矣太平要務豈外是哉

大學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朱熹曰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或問熹曰所謂先慎乎德何也曰上言有國者不可不慎此言其所慎而當先者尤在于德也德即所謂明德所以慎之亦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脩其身而已矣

外本内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朱熹曰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内則是爭鬬其民而施之以刼奪之教也葢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外本内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熹又曰有德而有人有土則因天分地不患乎無財用矣然不知本末而無絜

矩之心則未有不爭鬭其民而施之以刼奪之教者也易大傳曰何以聚人曰財春秋外傳曰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故財聚于上則民散于下矣財散于下則民歸于上矣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鄭氏以為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上貪于利則下人侵畔得其旨矣

臣按財者人之所同欲也土地所生止于此數不在上則在下非但上之人好而欲取之而下之人

亦惡人之取之而不欲與也人心好利無有紀極苟非在上者先謹其德知義之可重而財利之輕其不至專民之利而刼奪之也幾希今焉惟德之是謹兢兢焉以自守業業焉以自持知財利吾所好也而民亦好之吾之欲取之心是即民之不欲與之心不得已而取之所取者皆合乎天理之公而不咈乎人情之欲如是而取之則入之既以其義而出之也亦必以其道矣如是則是能與民同

好惡而以民心為己心所謂絜矩之道而治平之要不外是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呂大臨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舒矣

朱熹曰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又曰洪範八政食貨為先子貢問政而夫

子告之亦以足食為首葢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者聖人豈輕之哉特以為國者以利為利則必至于剥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為戒耳至于崇本節用有國之常政所以厚下而足民者則固未嘗廢也呂氏之説得其旨矣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正此意也然孟子所謂政事則所以告齊梁之君使之制民之産者是巳豈若後世頭會箕斂厲民自養之云哉

臣按金履祥謂大學通章以貨財爲戒而此以生財爲言何也葢財用國之常經不可一日無者茍徒禁其爲聚財之政而不示之以生財之端則異時國用不給終不免橫取諸民則是以理財爲諱者乃所以爲聚財之張本也所謂生財者必有因天分地之源所謂有道者必非管商功利之術而究其所以爲生財之道者則生者衆食者寡爲者疾用者舒而已天地間自有無窮之利有國家者

亦本有無窮之財但勤者得之怠者失之儉者裕之奢者耗之履祥謂大學此四語萬世理財之大法臣竊以為履祥所謂勤儉怠奢之四言是又萬世理財之節度也

仁者以財發身猶起也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朱熹曰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上好

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又曰仁者不私其有故財散民聚而身尊不仁者惟利是圖故捐身貫禍以崇貨也然亦即財貨而以其效言之爾非謂仁者真有以財發身之意也夫上好仁則下好義矣下好義則事有終矣事有終則為君者安富尊榮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此以財發身之效也上不好仁則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其事不終是將為天下僇之不暇而

況府庫之財又豈得為吾之財乎若商紂以自焚而起鉅橋鹿臺之財德宗以出走而豐瓊林大盈之積皆以身發財之效也

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言由小人導之也彼為善善字上疑有不字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竝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朱熹曰聚斂之臣剝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盜臣竊君之府庫以自私而禍不及下仁者之心至誠惻怛寧亡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亦絜矩之義也又曰此言菑害竝至無如之何何也曰怨已結于民心則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賢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有以審于未然而不為無及于事之悔也以此為防人猶有用桑宏羊孔僅宇文融楊慎矜陳京裴延齡之徒以

敗其國者故陸宣公之言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瘁而根柢蹷拔矣呂正獻公之言曰小人聚歛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為有利于國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于上也若二公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指者矣有國家者可不監哉真德秀曰近世所謂善理財者何其懵此也元元已病而科歛日興不知皮將盡而毛無所

傅也出新巧以籠愚民苟邀倍稱之入不知朝四暮三之無益也孟子曰我能為君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金履祥曰國天下之國家天下之家也君之者長之而已固非其所得私也況可專其利以自私哉夫為國家之長而惟財用之務其原必起于小人小人雖悖亦豈能自肆其毒哉惟有國家者以其言利為善于體國以其任怨為善于忠君以其掊克為善于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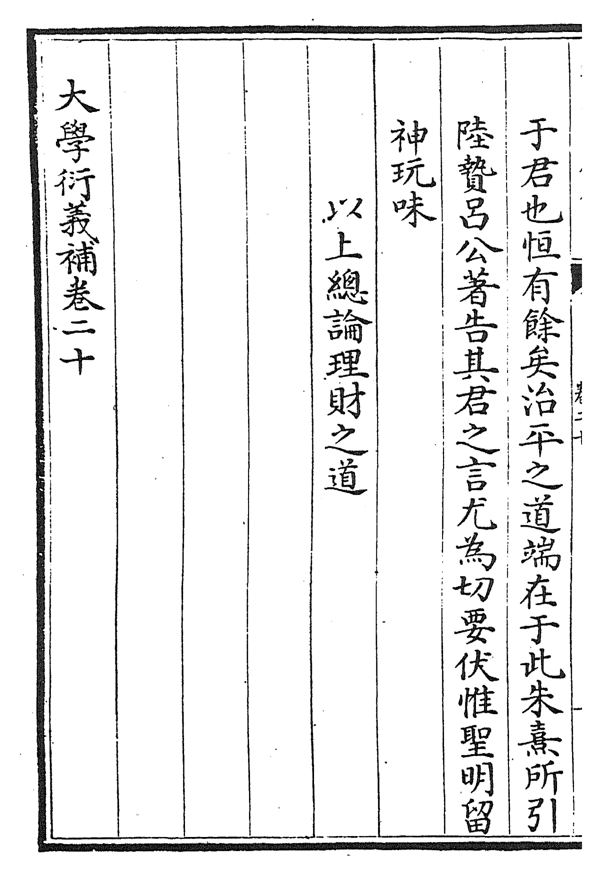
財是以使為國家小人之得為于國家所以悖取者無所不至而國家之菑禍患害亦將無所不至矣葢民窮衆怨兵連盜起百姓畔于下天變怒于上國家至此不可復為也已雖有善者以承其後亦將如之何哉葢財之聚者有必聚之怨怨之聚者有必至之禍而禍之已至者無可迴之勢甚矣哉小人之禍國家若是其烈也不謹之于其始而何以救于其終哉

臣按大學釋治國平天下之義諄諄以理財為言

豈聖賢教人以興利哉葢平之為言彼此之間各得分願之謂也何也天下之大由乎一人之積人人各得其分人人各遂其願而天下平矣是故天子有天下則有天下之用度匹夫有一家則有一家之用度天子之用度則取之民民之用度將取之誰哉居人之上者將欲取于民也恒以其心度民之心曰彼民之家上有父母下有妻子一日不食則飢一歲無衣則寒彼之家計不可一日無亦

猶吾之不可一日無國計也體民之心反之于已使彼此之間各止其所處之分各遂其所欲之願無一人之不遂其生無一人之或失其所則天下無不平者矣是則大學所謂絜矩之道推極其理即聖門所謂仁所謂恕也雖然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是以願治之主不獨有理財之法又必有理財之人理財之法即所謂生財之大道是也理財之人所謂聚歛之臣決不用焉不用聚歛之臣

而行崇本節用之道推吾所以以心度心者以為取民之節度僅足吾用而已不分外以多求不極欲以侈用如是則上之人既得其分願而下之人亦遂其分願矣天下豈有不平也哉抑考理財之說昉之易大傳而大學不言理而言生何哉噫理之為言有人為分疏之意生之為言有生生不窮之意有以生之而財之源生生不窮有以理之而財之流陳陳相因如是則藏于民也無不足而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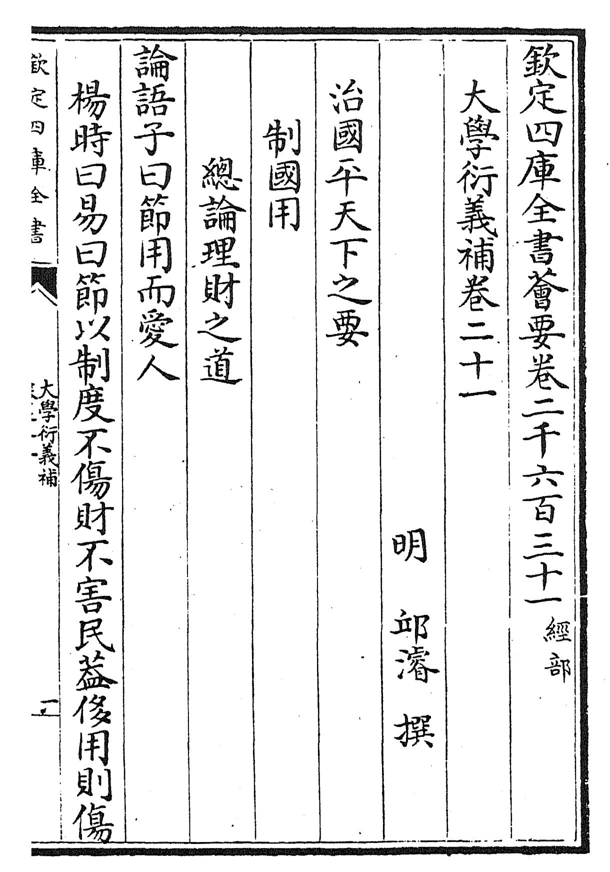


于君也恒有餘矣治平之道端在于此朱熹所引陸贄呂公著告其君之言尤為切要伏惟聖明留

神玩味

以上總論理財之道

大學衍義補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三十一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二十一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總論理財之道

論語子曰節用而愛人

楊時曰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葢侈用則傷

財傷財必至于害民故愛民必先于節用
朱熹曰國家財用皆出于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
則橫賦暴歛必先有及于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
不被其澤矣是以將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
也
臣按帝王為治之道不出乎孔子此言愛之一言
萬世治民之本節之一言萬世理財之要
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朱熹曰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

臣按國家不患財用之不足惟患政事之不立所謂立政事者豈求財于常賦之外哉生之有道取之有度用之有節而已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

胡寅曰繭絲者取之不息至于盡而後止也尹鐸雖少而必智簡子雖貴而慮長其後無䘏為智氏所攻

卒于晉陽託身而得免況為天下者乎而後世謀國者以愛民敦本為腐儒常談以聚斂積實為應時急務凡江海山林藪澤魚鹽金石茗荈之利皆王政所弛者設法著令無不榷取昔也民富可以多取既而國富則民貧而無可取矣昔也國富可以横費既而民盡則國貧而無可費矣以四海之大九貢之入文景守之則三十稅一又且盡蠲不聞空匱之患明皇德宗守之則為大盜所迫倉皇奔竄食糲麥飯啖蕪

菁根而不能飽不聞掊克之益何輕用其國而慮不及趙簡子與尹鐸哉何急急于繭絲之近用而忽于保障之大計哉

臣按繭絲主賦稅而言保障指藩籬而言尹鐸之意不在賦稅在乎藩籬簡子知其意而從之鐸守晉陽損其戶數其後簡子之子果賴其庇然求其所以為保障之實不過損民之戶數而已夫國家所以為保障之固者以其民戶之衆也今欲其保

障而乃損其戶數何哉益戶數既增則民間各自立門戶取之既多役之復衆力分而財聚民生所以日耗民心所以日離往往生其怨懟之心而背畔也今損其戶數則一夫應公家之征求餘夫營私家之衣食生理既厚感戴益深惟恐上之人一旦舍我去而他人來不我恤也一遇國家有難竭力以衛上捐軀以拒敵凡可以為國家保障者無所不用其極焉彼其以民為藺絲者則異乎是盡

民之力而役之罄民之貲而取之既征其田畒又征其畜産與夫山澤之所出飲食之所需無一不有税焉譬則工女之繰綵縷縷而紬繹之非見蛹不止也胡氏所謂賊道者豈非斯人也哉上以賊道待下下亦以賊道應之睊睊然側目以視其上惟恐其去之不速也況望爲之保障哉

唐陸贄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

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先王立程量入為出雖遇菑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于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

臣按陸贄進言于其君所謂節之一言誠萬世人君制用豐財之要道也節與不節是葢君德脩否之驗府庫盈虛之由生民休戚之本國家治亂之基贄既即此言告其君于前復即衛文公漢文帝

唐太宗三君始由艱窘而終獲豐福以著其能節則雖虛必盈之效以為其君勸秦始皇漢武帝隋煬帝三君始由豐厚而終以蹙喪以著其不能節則雖盈必竭之效以為其君戒其末又曰秦隋不悟而遂滅漢武中悔而獲存乃知懲與不懲覺與不覺其于得失相遠復有存滅之殊安可不思安可不懼是又開其君以遷善改過之機也吁後世之英君誼主有志于保民生壽國脉者當以節之

一言佩服于心而以贊所引之六君節與不節者以為勸戒而是思是懼則宗社之靈長生靈之安養實有賴焉

蘇軾曰為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飢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菑地不能使之貧

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為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于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于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于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為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茍且之法不知有急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

臣按古今制國用之大略蘇軾此言盡之矣人君

承祖宗之統為生靈之主有土地為之產財有黎庶為之生財有臣工為之理財當夫國家無事之時豫為國家先事之具以為萬世之計可也不幸所入纔足以為出所產僅足以為用吾則痛加抑損力為撙節可已則已非不得已必已可用則用非不當用不用不耗其財于無益之事不費其財于無用之地不施其財于無功之人如此則所以為國計者非但不為不終月之計而所謂一時之

計者方且經之營之寸積銖累朝斯夕斯由小而致大積少而成多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歲復一歲積三年而有一年之儲由九年而致三年由三十年而致十年由是而致夫百千萬年以為子孫無窮之計所謂天不能菑地不能貧人不能困之者豈不信其必然哉

蘇轍曰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使事之害財者未去

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三冗既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人君所為無不成所欲無不如意矣

臣按蘇轍論豐財之道去其害財者而已害財之事有三所謂吏之冗員兵之冗食其中節目雖多然大要有定名有常數除其繁冗而存其切要害

斯去已惟所謂費之冗雜者則途轍孔多窠臼不一橫恩濫賜之溢出脩飾繕造之泛興禱祈遊玩之紛舉不當用而用不可予而予三害之中冗費之害尤大必不得已而去之吏兵無全去之理惟費之冗者則可權其緩急輕重而去之焉凡所謂冗者有與無皆可之謂也事之至于可以有可以無吾寧無之而不有焉則不至害吾財矣

曾鞏曰用財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財無節

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用嘗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而致天下之富焉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嘗裕矣武帝明皇不能節以制度故公私耗竭而致天下之貧焉且以宋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戸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戸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戸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

皇祐二萬餘員治平二萬四千員皇祐官數一倍于景德治平則三倍之矣其餘用財之端皆倍可知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凡入官之多門用財之多端皆可考而知之然後各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其所費皆如景德之數則所省者蓋半矣則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于舊而浮于今者有約于今而浮于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求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

一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萬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為十五年之蓄矣

臣按曾鞏此議以宋真宋仁宋英宗三朝按之以見其財賦出入之數乞詔有司按尋載籍講求三朝所以費用其財者考知其數即今比舊罷其所可罷損其所當損從其約而杜其浮其議卓然可行顧人君肯用與否耳臣嘗因其言而疏以為今

日當行之要務竊惟我朝疆宇比宋為廣而百年以來無甚鉅費凡宋所謂郊賚歲幣祠禄皆無之其最費者宗禄養兵廕子耳然廕子止于武職文臣亦無幾焉臣考諸司職掌洪武中人民一千六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戸墾田八百四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三頃税糧二千九百四十四萬石戸口之數校之宋雖畧相當而今日墾田則過之遠矣所入既多而所費比之又少是宜國家儲積數

倍于宋焉請自今為始乞命有心計臣僚稽考洪武永樂宣德正統以來戶口墾田及錢糧金銀絹帛之數每歲出入比今孰多孰少然後即其見在據其歲之所入以計其歲之所出該用幾何餘積幾何以定今日出入之數庶幾曉然知祖宗之故實府庫之虛實而不敢輕費焉臣又觀輩告其君有曰前世于凋弊之時猶能易貧而為富今吾以全盛之埶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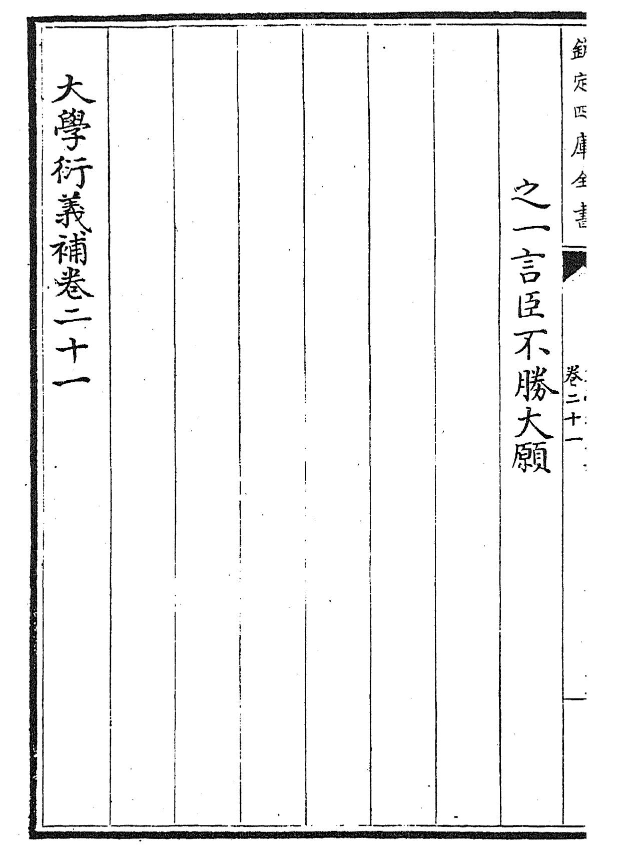
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不論可知也吁宋之時入少而出多其臣猶責其君以為非難況今日之全盛庶富非宋可比在聖君為之又何難哉輩所謂其浮者必求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求所以約之由而從之與夫蘇軾所謂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是二人之言誠人君去冗費足國用之至論要法也伏惟聖心加察又何難而不易哉

以上總論理財之道臣按人君為治莫要于制國用而國之所以為用者財也財生于天產于地成于人所以制其用者君也君制其用雖以為國實以為民是故君不足則取之民民不足則取之君上下通融交相為用時斂散通有無葢以一人而制其用非專用之以奉一人也是以古之仁君知其為天守財也為民聚財也凡有所用度非為天非為民

決不敢輕有所費其有所費也必以為百神之享必以為萬民之安不敢毫釐以為巳私也是何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君特為民理之耳非君所得而私有也苟認以為巳物而私用之不知天生之有限民力之孔艱積之百年而不足散之一日而無餘日消月耗一旦馴致于府庫空虛國計匱乏求之于官官無儲峙求之于民民無葢藏于是之時凡百

謀為皆不遂矣君位何所恃以為安國家何所資以為治哉譬則人之處家焉凡自居處食用之物公私營為之事茍有錢皆可以致也惟無錢焉則一事不可成一物不可得當夫平寧之時尚可借貸以支吾一旦有水旱盜賊之變則為溝中瘠矣家國一理但有小大耳然民非一家吾家雖乏猶可求之于比隣若夫國之乏絶藏之官者既虛取之民者

又竭其將求之何所邪人君當無事之日而興念及此其尚兢兢焉戒謹介介焉吝惜而不輕用天下之財如此則國計不虧邦本益固下之人有家給人足之樂上之人有安富尊榮之休凡百所為無不如意朝廷無不可為之事海宇無不得所之人矣大學以理財為平天下之要道臣觀于此而益信伏惟聖明萬幾之暇留神大學之書而玩味夫絜矩



之一言臣不勝大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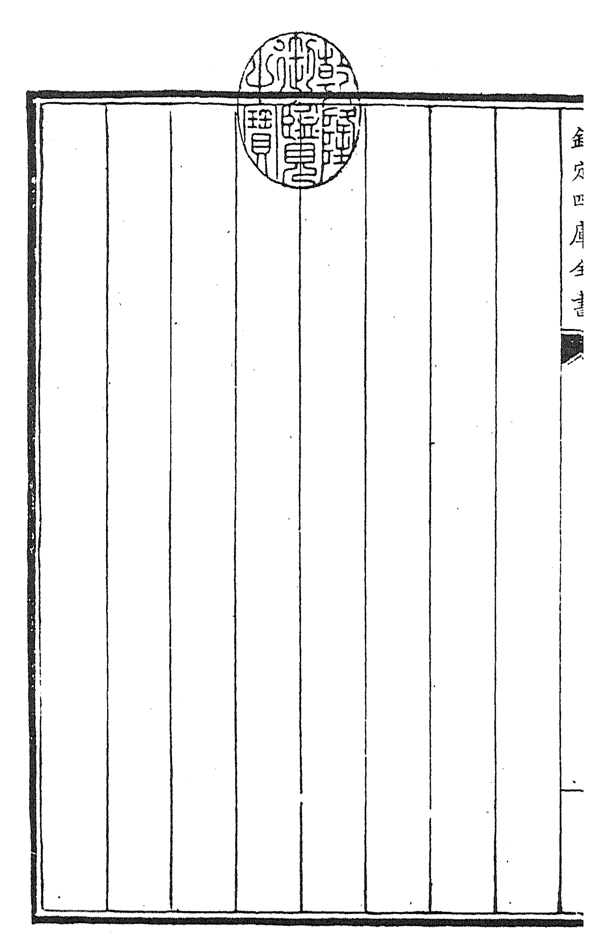
大學衍義補卷二十一

謹案卷十九第九頁後二行注古雍州之地刊本州訛伯今改

第十頁前八行注許鄭陳汝四州刊本州訛川今改

卷二十第十五頁前一行而毛無所傳也刊本傳訛傳今改

卷二十一第三頁後七行凡可以為國家保障者刊本為訛拒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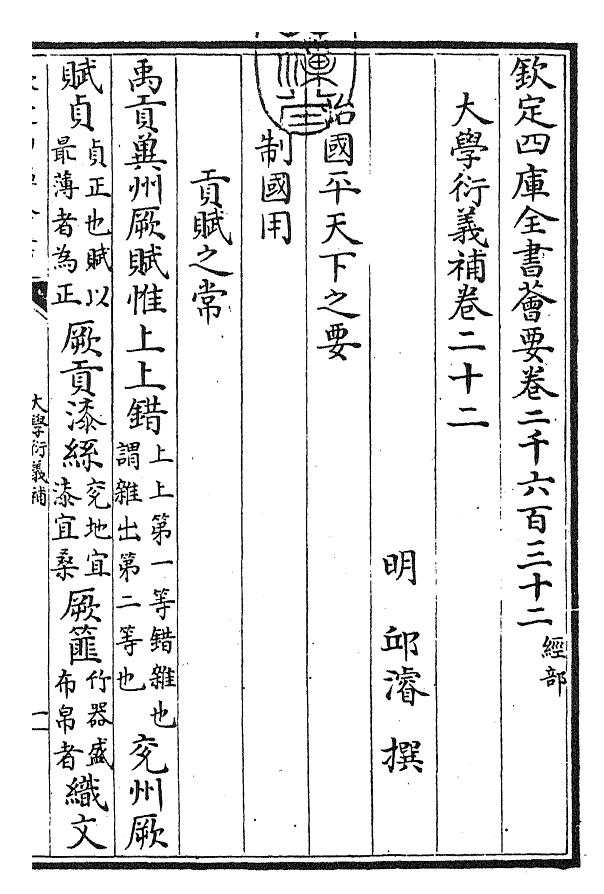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貢生臣孟啟疆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二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三十二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二十二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貢賦之常

禹貢冀州厥賦惟上上錯上上第一等錯雜也謂雜出第二等也兖州厥賦貞貞正也賦以最薄者為正厥貢漆絲兖地宜漆宜桑厥篚織文竹器盛布帛者

錦綺之屬青州厥賦中上第四等厥貢鹽絺細葛海物惟錯非一種也徐州厥賦中中第五等厥貢惟土五色五方之土以為土封夏翟染雉羽為五色孤桐以為琴瑟財浮磬石露水濱可為磬者蠙珠珠為服飾暨及也魚用祭祀厥篚玄纖縞玄赤黑色纖縞皆繒揚州厥賦下上上錯第七等雜出第六等厥貢惟金三品金銀銅瑤琨玉石篠簜竹可為矢及管者齒革可以成車甲羽毛可以為旌旄惟木可以備棟宇島夷卉服今木綿厥篚織貝木綿之精好者厥包裹也橘柚小曰橘大曰柚錫貢待錫命而後貢荊州厥賦上下第三等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幹栝柏三木名礪

砥（皆磨石）砮（石砮）丹（砂也）惟箘簵（竹也）楛（木名可為矢）包匭（匣）菁茅（供縮酒者）厥篚玄纁（絳色幣也）璣（珠不圓者）組（綬類）豫州厥賦錯上中（第二等雜出第一等）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細綿）梁州厥賦下中三錯（第八等雜出第七等九等）厥貢璆（玉磬）鐵（柔鐵）銀（白銀）鏤（剛鐵）砮（石砮）磬（石磬）熊羆狐狸織皮（四獸之皮及毳毛可織為罽者）雍州厥賦中下（第六等）厥貢球琳（美玉）琅玕（石之似珠者）

蔡沈曰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篇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

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為常則貢又夏后氏田賦之總名

臣按國家之用度皆取于民而取民之大綱曰賦曰貢而已二者之制在唐虞已有之至夏后氏之世始詳焉葢以禹未治水之前地猶未平物之生者未繁田之闢者未盡至是水土既平始可以任土作貢分田定稅焉九州各有賦有貢凡賦諸侯以供其國用者也凡貢諸侯以獻于天子者也大

禹成功之後條陳九州所有以為定法孔子刪書特載之于夏書之首以示法天下俾後世之有土有民者取民之制視此為準焉凡外此而別為名目如後世之進奉和買勸借之類皆非中正之道天下經常之制也此兼言貢賦

五百里甸服畿甸之地百里賦納總禾本全二百里納銍禾半藁三百里納秸半藁去皮服總結上皆有服役之事四百里粟穀也五百里米

朱熹曰甸治田也畿内天子之田其民主為天子治田事故謂之甸服近麤而遠精畿内專言田賦者畿内不封諸侯故田賦入于天子

蔡沈曰内百里為最近故并禾本總賦之外百里次之只刈禾半槀納也外百里又次之去槀麤皮納也外百里為遠去其穗而納穀外百里為尤遠去其穀而納米葢量其地之遠近而為納賦之輕重精麤也

馬端臨曰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甸服

有米粟之輸而餘四服俱無之說者以為王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賦所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故不輸粟然則土貢即租稅也

臣按虞夏之世天子之田止于畿甸所謂五百里四方相距各千里也田賦之入止于米粟近地則併其本藁取馬葢米以食人藁以飼馬無非以為國用也然其取之也因其地之遠近各有輕重之等精麤之異非若後世一槩取之無所分别焉

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
公羊高曰譏始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臣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一言誠萬世取民之定制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朱熹曰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皆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

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葢又輕于十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

哀公問于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朱熹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

若溪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

楊時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

哀公又問于孔子孔子曰薄賦斂則人富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對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子富而父貧也

臣按先儒謂有若請魯哀公行徹法欲其節用以厚民也葢國家之財皆出于民君之所用者皆民之所供也君能節用則薄取而有餘民之富即君之富也侈用則盡取而不足民既貧矣君孰與守其富哉有若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

君孰與足孔子所謂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子富而父貧斯二言也最爲親切著明九重之上念茲在茲以示教于千萬世之聖子神孫則千萬世之生靈不勝幸甚

魏文侯時租賦增倍于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夫貪其賦租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傅

臣按魏文侯一國之諸侯疆域有限而用度孔多

尚知課多之害于民而設為皮毛之喻況萬乘之尊而富有四海之大者乎

秦舍地而稅人收大半之賦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贍其欲也二世承之不變海内潰叛

臣按致亂之道多矣而尤莫甚于厚斂自三代以來皆因地而取稅至秦始舍地而稅人皆十分而取其一至秦始十分而取其五行如是之政則民之貧者何以為生哉貧無以為生則不愛其死是

趨民而使之潰叛也

漢興天下既定高祖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

文帝十二年詔賜天下民租之半

臣按漢文帝在位再賜天下半租其後也遂除之而不收者十餘年當是時豈一切無所用度哉茲葢文帝恭儉節用國有餘蓄之明效也夫文帝承高祖之後事事仰成稍加節約自有贏餘固無甚

難者我聖祖得國之初凡事草創無所因仍然而免租之詔無歲不下其視漢文益數焉豈非難哉今即御製文集考之洪武二年二月免租之詔凡三焉其一謂中原之民久困兵殘免山東北平燕南河東山西河南秦隴夏秋二稅山東二年其餘一年其二謂創業之初取辦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四郡免其租一年其三謂建都金陵以太平鎮江寧國廣德為京師之翼其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再

免一年其廣德及滁州和州無為州亦與免一年
洪武三年三月又詔免應天以至無為州等七郡
徽州池州廬州金華嚴州衢州處州廣信饒州九
郡及山東河南二布政司一年不寧惟是四年五
月又有免兩浙江西之詔五年十月有免應天等
五府之詔九年二月有免山東陝右之詔十一年
八月有免太平等六州宜興等四縣之詔十二年
有全免北平之詔至十有三年乃下詔曰荀上天

眷佑君主華夷十有三年倉廩盈府庫充今民力未甦凡天下今年夏稅秋糧盡蠲免之嗚呼我聖祖革命建極之初正創制立度之始事事未備凡宮室禁衛官署城池藩府與夫壇壝學校禮樂器用一一皆當創置矧干戈甫定之餘人民疲困之極列屯坐食仰給者衆分官置吏禄食者多所費比于承平之世奚翅千萬尚有餘貲以資用度而免租之詔無歲無之比我聖祖所以結人心凝天

命而培千萬年不拔之基端有在于此也矧今承
列聖重熙累洽之後垂拱仰成百度修舉不必更
有作為一切事功略加省節自然有餘伏願聖明
在上法漢文之儉德體聖祖之仁心慎乃儉德惟
懷永圖使國計常足而有餘蓄時令有司計國儲
之多寡因歲事之登耗屢下寛征之詔以甦農民
之困所以固結人心者在是所以培殖國本者在
是宗社生靈不勝大幸

十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廑（古勤字）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于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胡寅曰漢至文帝時封國漸衆諸侯王自食其地王府所入寡矣又與匈奴和親歲致金繒後數為邊患天子親將出擊復因河決有築塞勞費大司農財用宜不充益矣而文帝在位十二年即賜民半租次年遂除之然則何以足用乎蓋文帝恭儉百金之費亦

不苟用宮闈是效流傳國都莫有奢侈之習如之何
不富其財蓋不可勝用矣然後知導諛逢惡者納君
于荒淫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至于財竭下畔而
上亡其罪可勝誅哉
臣按秦漢之際其所以興亾者非止一端大要在
得民心與失民心而已秦取民大半之賦漢則十
五而取一其後乃盡除之焉蓋財者民之心得其
財則失其心苟得民心吾雖不得其財而其所得

者乃萬倍于財焉嗚呼有天下國家者其尚鑒秦漢之所以得失以為取舍哉

昭帝元鳳二年令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

臣按以菽粟當賦謂聽以菽粟當錢物也葢粟生于地非一日所能致錢出于人力可旬月間而辦也自古識治體者恒重粟而輕錢葢以錢可無而粟不可無故也後世以錢物代租賦可謂失輕重之宜違緩急之序矣故為國家長久之計者寧以

菽粟當錢物使其腐于倉庾之中備之于無用不肯以錢物當菽粟恐一旦天為之災地無所出金銀布帛不可以充飢坐而待斃也

唐初始定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一曰租丁男一人授田百畒但歲納租粟二石二曰調每丁隨鄉土所出歲輸絹或綾絁共二丈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三曰庸每丁定役二十日不役則日為絹三尺

臣按自古中國布縷之征惟絲枲二者而已今世

則又加以木綿焉唐人調法民丁歲輸絹綾絁及綿輸布及麻是時未有木綿也宋林勲作政本書匹婦之貢亦惟絹與綿非蠶鄉則貢布麻元史種植之制丁歲種桑棗雜果亦不及木綿則是元以前未始以為貢賦也考之禹貢揚州島夷卉服註以為吉貝則虞時已有之島夷時或以充貢中國未有也故周禮以九職任民嬪婦惟治蠶枲而無木綿焉中國有之其在宋元之世乎元初孟祺作農桑輯要云

木綿種于陝右行之其他州郡多以土地不宜為解近世陶九成作輟耕錄亦云閩廣多種木綿紡緝為布松江民因謀樹藝覓種于彼蓋自古中國所以為衣者絲麻葛褐四者而已漢唐之世遠夷雖以木綿入貢中國未有其種民未以為服官未以為調宋元之間始傳其種入中國關陝閩廣首得其利蓋此物出外夷閩廣海通舶商關陝壤接西域故也然是時猶未以為征賦故宋元史食貨志皆不載至我朝其種乃徧布于天下地無南北皆宜之人無貧富

皆賴之其利視緜枲蓋百倍焉臣故表出之使天
下後世知卉服之利始盛于今代

代宗始以畝定稅而斂以夏秋

德宗時楊炎為相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
過十一月以大歷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而均收之

陸贄曰租庸調之法原本前哲之規模參考歷代之
利害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法制均
一下不困而上用足兩稅之法每州各取大歷中一

年科率錢穀數㝡多者定為兩稅額惟以資産為宗
不以丁身為本資産少者稅輕多者稅重
吕祖謙曰田制雖商鞅亂之于戰國而租稅猶有歷
代之典制惟兩稅之法立古制然後掃地
馬端臨曰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
于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下中始于
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于鞅唐租庸調之良法壞
于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稱而後之為國者莫不一

遵其法或變之則反至于煩擾無稽而官與民俱受其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

臣按馬端臨又言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是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為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

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于楊炎而少之乎由馬氏斯言觀之則是兩稅之法實得古人取民之意後世徒以陸贄之言而非之贄之言葢不欲苟變當時之法故極言其法之弊耳臣竊以謂土地萬世而不變丁口有時而盛衰定稅以丁稽考為難定稅以畒撿覈為易兩稅以資産為宗未必全非也但立法之初謂兩稅之外不許分毫科率然兵興費廣不能不于稅外别有徵求

耳此時之弊非法之弊也自唐立此法之後至今行之遂為百世不易之制我朝稽古定制以天下之墾田定天下之賦稅因其地宜立為等則徵之以夏者謂之稅徵之以秋者謂之糧歲有定額家有常數非若唐人遇有百役之費先度其數而賦于人也隨其田之寛狹取其稅之多寡非若唐人以一年之科率最多者以為額也其額數則具于黄籍總于戸部其徵輸期限則責之藩服州縣非

若唐人别設兩税使以總之也若夫丁口之税百無取焉惟逐戶編為里甲十年一度輪差其餘年分官司有所營為隨時起集傭倩事已即休所謂絹布之調無有也不役之絹無有也其法一定而可守其額百世而不虧吏不能以為姦民不至于重困陸贄所謂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成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患也周此六言者我祖宗取民之制真足以當之矣彼租庸調

法烏可與同日語哉

憲宗時李渤上言臣過渭南聞長源鄉舊四百戶今纔百餘戶閿鄉縣舊三千戶今纔千戶其他州縣大率相似跡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戶稅攤于比隣致驅迫俱逃此皆聚歛之徒剝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絶攤逃之弊盡逃戶之産稅不足者乞免之計不數年人皆復于農矣

臣按呂氏春秋曰竭澤而魚豈不得魚明年無魚

李渤所謂惟思竭澤不慮無魚其言葢本諸此葢以取稅于民如取魚于澤也澤以養魚必常有所養斯常有所生苟取具目前竭其所養之所空其所生之物則一取盡矣後何所繼乎後世取民大率似此而攤稅之害尤毒非徒一竭而已且將竭之至再至三而無已焉不至水脉枯而魚種絶不止也何則中人一家之產僅足以供一戶之稅遇有水旱疾厲不免舉貸逋欠況使代他人倍出乎

試以一里論之一里百戶一歲之中一戶惟出一戶稅可也假令今年逃二十戶乃以二十戶稅攤于八十戶中是四戶而出五戶稅也明年逃三十戶又以三十戶稅攤于七十戶中是五戶而出七戶稅也又明年逃五十戶又以五十戶稅攤于五十戶中是一戶而出二戶稅也逃而去者遺下之數日增存而居者攤與之數日積存者不堪又相率以俱逃一歲加于一歲積壓日甚小民何以堪

哉非但民不可以為生而國亦不可以為國矣為今之計柰何曰李勱謂盡逃戸之產稅不足者免之是固然矣然民雖去而產則存宜斟酌具為常法每歲十月以後詔布政司委官一員于所分守之地親臨州縣俾官吏里胥各具本縣本里民數逃去開除者若干移來新收者若干其民雖逃其產安在明白詳悉開具即所收以補所除究其產以求其稅若人果散亡產無蹤跡具以上聞覈實

除免如李渤所言絶攤逃之弊如此則民生既安
國用亦足矣以上賦税
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蔡沈曰慎德一篇之綱領也方物方土所生之物明
王慎德四夷咸賓其所貢獻惟服食器用而已言無
異物也
臣按武王克商之後西旅獻獒召公以為非所當
受作此書以戒武王謂夫明德之君能慎其德故

致四夷咸來賓服若遠若近皆獻其方土所生之物然所獻者衣服飲食器具用度之物而已所以然者以物表德獻有常之物所以表有常之德也苟以異物進焉則非常矣必其君無有常德而玩好之偏聞諸中外故遠人亦以是覘之歟嗚呼人主之好惡有關于心德者如此可不慎哉

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犧牲包茅之屬二曰嬪貢絲枲之屬三曰器貢銀鐵石砮之屬四曰幣貢玉馬皮帛之屬五曰材貢栝柏

篠簜之屬六曰貨貢金玉龜貝之屬七曰服貢絺紵之屬八曰斿貢羽毛可以為旌旄者九曰物貢所産雜物

楊時曰太宰以九賦歛財賄以九式均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則理財真宰相之職也葢古之制國用者量入以為出故以九賦歛之而後以九式均節之取之有藝用之有節然後足以服邦國而制其用致者使其自致也若天王求車求金則非自致也然則先王所謂理財者亦均節之使當而已矣徒紛紛

較其贏餘以為宰相之職則非其義也

林之奇曰先王制貢因其地之所宜而為政之序亦以遠近詳略為差傳曰上以共祭祀之物使侯服貢之則上先下後之意內以共嬪婦之物使甸服貢之則內先外後之意傳曰先王之制貢則近無不聽遠無不服者凡以此道也

葉時曰周禮之言致貢亦禹貢之任土作貢也任者任其所有而不彊其所無致者聽其自至而不彊其

不來蓋人君昭德之致于侯邦則諸侯服食器用之任自奔走入貢之不暇自有不求而自至者聖人何嘗彊之使貢哉

林椅曰致邦國之用者非用物不貢則珍禽異獸不育于國以萬民惟正之供不貴異物賤用物也

臣按太宰九貢致邦國之用謂之致者言自至而已非有所求也謂之用者言適于用而已非無用也蓋自祀貢以至于物貢固非無用之物而亦非

有意而求其諸異乎後世人主之求之歟

春秋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左丘明曰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車服上之所以賜下天子不私求財諸侯有常職貢

穀梁赤曰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

胡安國曰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充費不至于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于來求經于求賻求車

求金皆書曰求垂後戒也古之君人者必昭儉德以臨照百官尊卑登降各有度數示等威明貴賤民志既定之後皆安其分而無失兵刑寢矣及侈心一動莫為防制必至于亢不衷官失德廉耻道喪寵賂日章淪于危亡而後止也

臣按遣使需索之謂求求者下之乞于上不足者資于有餘之謂也巍巍天子居九重之上有四海之富乃遣使需求于人則是示貪風于天下開賄

道于方國其失自上豈小故哉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帝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無求來獻

光武下詔曰往年已敕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大官勿復受明敕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者自如舊制

和帝時南海獻荔枝龍眼奔騰險阻死者繼路臨武長唐羌上書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敕大官勿復受獻

臣按漢家此三詔者皆不適已之便而有愛民之實謹表出之以示萬世

安帝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彊熟或穿屈萌芽味無所至而大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乃上

臣按安帝此詔非徒有愛物之仁亦且得養生之義

順帝永建四年詔曰海内頗有災異朝廷脩政大官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礱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

臣按順帝此詔與唐太宗罷權萬紀同一心也所謂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文礱見之宜愧死矣後世人主乃因其臣獻珍異而

獎寵之甚至加以爵禄焉視順帝豈不遠哉

隋煬帝幸江都謁見者専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薄則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歴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剥以充貢獻民外為盜賊所掠内為郡縣所賦生計無遺

臣按人君為天之子代天以理民不能自理故分命其臣以理之其所食之禄天禄也所涖之職天職也所治之民天民也天子不過承天意以子之

耳今顧因其所貢以私奉已者而酬之以官豈天意哉人君為此其拂天甚矣煬帝之為煬也宜哉

唐制州府歳市土所出以為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匹異物滋味名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

臣按唐制州府歳貢土物其價視絹無過五十匹所貢至薄其物易供間加此數亦折租賦不別徵科及考其所以為貢者不過藥物食用而已祖宗

以此為制後世子孫乃有如代宗之生日貢獻至數千萬加以恩澤者德宗之臣有日進月進因而得遷官者嗚呼祖宗立制之善而子孫猶繼之以不善況貽謀不善者哉

太宗謂朝集使曰任土作貢布在前典當州所産則充
廷實比聞都督刺史邀射聲名厥土所賦或嫌其不善踰境外求更相倣效遂以成俗極為勞擾宜改此弊不可更然

臣按太宗謂踰境外求極為勞擾竊以謂郡國貢獻非但踰所任之境而求之為勞擾也至于道里之遠輦運之煩經過州邑起役丁夫傭倩車馬官府為之廢政農作為之妨業上之所得無幾計其所費百倍于所貢之物亦有之矣況又遣使齎貨求之中國之外越沙漠漲海之涯其為勞擾又可勝言哉

憲宗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却學士錢徽懇諫罷之

帝密戒後有獻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

臣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凡土所生之物何者而非天子之物乎有之固不足以為誇無之亦不足以為歉為萬乘之主而欲人之貢獻既知其非而禁之而又不甚却復因人言而罷之而又戒勿使之知吁學士雖不知吾所戒之人則知之矣非但所戒之人知之而當世史臣且筆之于冊焉歷今數百年猶如昨日乎然人主舉措可不慎哉

五代周太祖命王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下詔悉罷之詔略曰所奉止于朕躬所害被于甿庶又曰積于有司之中甚為無用之物

臣按周太祖此詔可謂切要讀之使人竦然唐白居易有詩云割我心頭肉市汝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為塵可與周祖此詔竝傳後世人主恒心維而口誦之天下不勝幸甚

宋太祖詔自今長春節及他慶賀不得輒有貢獻

真宗時内侍裴愈因事至交州俾其進龍花蕊帝怒黜愈神宗以諸州貢物耗蠹民力詔罷之
孝宗詔諸路或假貢奉為名漁奪民利果實則封閉園林海錯則彊奪商販至于禽獸昆蟲珍味之屬則抑配人户致使所在居民以土産之物為苦仰州軍條具土産合貢之物聞于朝當議參酌天地宗廟陵寢合用薦獻及德壽宫甘旨之奉止許長吏脩貢外其餘一切竝罷州郡因緣多取以違制坐之

臣按宋朝諸帝往往罷貢獻而孝宗一詔尤為悉知其弊其中仰州軍條具土産合貢之物止許長吏脩貢然考杜氏通典及唐書地理志各載諸郡土貢物件而宋地里志及會要亦載焉則是唐宋州郡所貢土産巳有定制有司每歲合依定制進獻為宜又何用州軍條上為哉夫有土則有貢隨其地之所有而獻之于上以為朝廷祭祀宴享之需是固義之當為然不可過為需索以一人口體

之奉而貽累千萬人而耗其衣食之資甚者假公以營私一人之用纔一二而千百人因之而耗費其萬億焉是以自古愛民之君寧吾一人所欲有所不稱不忍以吾一人之欲而使千萬人失其所欲焉是以取于民也有制而庶邦惟正之供所供者郊廟祭祀之品宮闈甘旨之奉軍國兵戎之需與夫衣服食物日用之不可闕者耳我太祖于國初即定諸州所貢之額如太常寺之牲幣欽天監

之歴紙大醫院之藥材光祿寺之厨料實鈔司之
桑穰與凡皮肉翎鰾之屬皆有資于國用者也著
為定額俾其歲辦外此珍竒玩好皆不取焉遇有
急闕之用則折租以市其取民也可謂薄矣凡唐
宋以來所謂藩方之羨餘郡國之進獻倖幸之珍
異一切無有焉民生斯世一何幸哉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遣使往馬八國求竒寶
臣按春秋書天王遣使求車求金說者謂其求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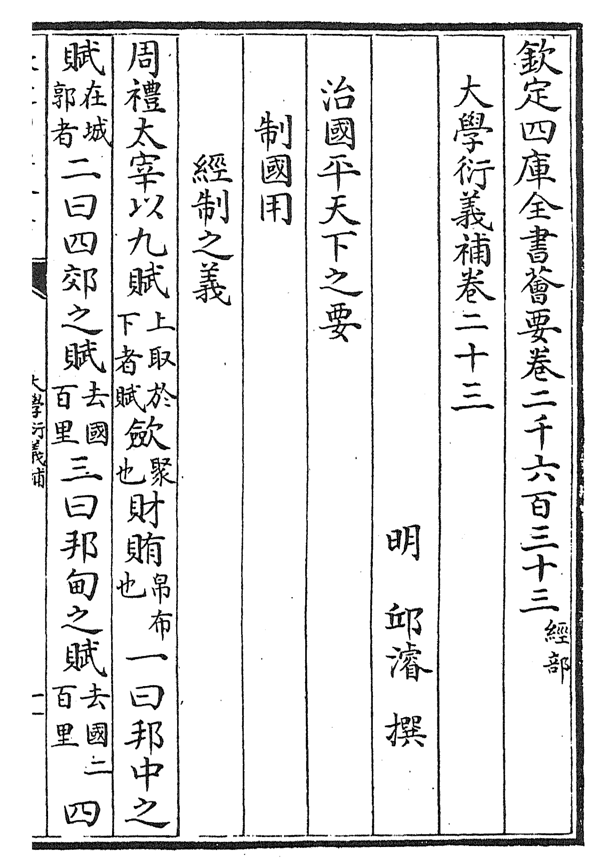
所當求故聖人譏之然所求者中國之諸侯車以為乘金以為賻猶為有用者也彼元世祖乃遣使冒不測之險而求無用之物于遐絶之域世祖在元君中為最賢而猶如此他又何責哉臣嘗因是而考古今之所謂寶者三代以來中國之寶珠玉金貝而已貝俗謂海𧴩漢以後西域通中國始有所謂木難琉璃瑪瑙珊瑚琴瑟之類雖無益于世用然猶可製以為器焉至元所謂寶者則異于是是皆

塊石碎砂之屬形既不圓文又不瑩他無可用者但可用之麗金銀以為服飾耳乃至費貲萬億以售之嗚呼棄有用之金銀易無用之砂石馬入絕域而惑于賈故無足怪者而華夏之主亦為所惑何居以上貢獻

以上論貢賦之常臣按治國者不能不取於民亦不可過取于民不取乎民則難乎其為國過取乎民則難乎其為民是以善于制治

保邦者必立經常之法以為養民足國之定制所謂經常可久百世而不變者禹貢所載貢賦二者是巳若漢之告緡算舟車之令唐之借商税間架之法宋之經總制錢之類是皆困民取利之具暫行尚不可況常乎臣于制國用總論理財之道之後即繼以貢賦之常者此也

大學衍義補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三十三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二十三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經制之義

周禮太宰以九賦上取於下者賦也飲聚財賄也布帛一曰邦中之賦在城郭者二曰四郊之賦去國百里三曰邦甸之賦去國二百里四

曰家削之賦去國三百里大夫家也五曰邦縣之賦去國四百里六曰邦都之賦去國五百里七曰關市之賦關征貨出入市征貨所在八曰山澤之賦虞衡所掌九曰幣餘之賦職幣所掌餘財

葉時曰邦中之賦如載師所任田里場圃之地四郊之賦如載師任遠郊近郊之地亦使閭師征之所謂國中四郊以時征其賦是也邦甸家削之賦如載師所任公邑家邑之地邦縣邦都之賦如載師所任小都大都之地乃使縣師征之所謂邦鄙稍甸以時征

野之賦貢是也關市之賦如司市關之地使廛人斂市布廛布皮角筋骨與夫司關所掌征廛關門之征是也山澤之賦如山虞澤虞之地使角人斂齒角骨物羽翮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是也幣餘之賦如職幣斂官府都鄙與夫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是也葢穀粟之賦出於井田特以祿諸臣兵車之賦出於丘乘特以供軍賦雖有邦國之貢只以待弔用九職之貢只以充府庫至于國之大臣有祭祀

賔客有喪荒羞服有工事幣帛有芻秣匪頒好用不調之民而責之誰乎是以九賦之目常與九貢九職並行而其貨賄之入則太府受而頒之內府藏而待之司會則令而會之其賦斂之目則掌於道揆之大臣名色寧至於巧立輕重寧至於過差出入寧至於相悖費用寧至於無藝乎

臣按古者賦於民有穀粟之職有兵車之賦而又以九賦斂財賄者穀粟兵車之賦其常也此九者

不在常賦之數焉自一至六乎地之賦自七至九興作之賦葢古者賦取於民皆十分而取一凡上供與受釆者各就所得一分之中分而為十自用其八而以其二賦於國與夫關市之所收虞衡之所獲及官府用度之所贏餘凡諸所有貨賄幣帛皆以歸之大宰而畀以斂頒之權遇國家有事當用財賄則以給焉

以九式用財節度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其祀有大小其禮有豐殺二

曰賓客之式諸侯之君為賓其臣為客三曰喪荒之式喪禮賵賻荒年散利之屬四曰羞服之式飲食衣服五曰工事之式百工之事六曰幣帛之式所以贈勞者七曰芻秣之式養牛馬者八曰匪頒之式匪分也頒賜也九曰好用之式燕好所用

楊時曰先王所以禮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其取之有道其用之有節而各當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故周官以九職任民而後以九賦斂之九賦之入各有

所待不相侵紊而大宰又以九式節之下至芻秣工事匪頒好用之微咸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踰也歲終制國用則量入以為出此之謂制度有不如式則大宰得以均節之所謂王及后世子不會者特有司之事耳世儒此指王安石以謂至尊不可以法數制之非正論也

葉時曰大宰以九賦斂財賄之後而繼之以九式均節財用未見其理財先見其節用則是周公之節財

乃所以理財也何者財非天雨鬼輸必取之民民之所供有限國之所用無窮苟不於其經費之際而品節之必至於汎用無度苛取無厭而非正辭禁非以為理也九式均節之法其周公理財之道歟

臣按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式者用財之節度也均節之使多不至於有餘寡不至於不足立為中制以為用財之法度也夫財用供於有司所以為天子用也而其式法則掌於大宰焉何也葢有司

職甲不能抗尊而制衆大宰以道佐君為天子之大臣下得以制有司使之不敢逆式法而擅供上有以約王后世子俾其不敢違式法而過用凡所以用度取予一付於九式之成法故雖一尺之帛一束之芻一飲食之微一燕好之私而皆不得以過差焉是以上之人俊心有所憚而不生欲心有所節而不縱非徒以惜民財裕國用政所以養人主恭儉之德而致之於無過之地焉昔人謂以九

式均節財用正大宰格心之業大臣之事也吁此三代盛時所以君無失德國有餘財而世底隆平也歟

大府（治藏之長）掌九貢九賦九功（即九職）之貳（貢賦皆大宰所掌此其副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金玉曰貨布帛曰賄）頒其貨于受藏之府（內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外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合用財物皆受之大府）凡頒財（如下文所云）以式法授之（式謂用財之式法謂治財之法）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膳即羞）邦中之賦以待

賔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即芻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以九貢之財給凶喪之禮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以九職之財充實府庫凡式貢九式貢九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凡邦之賦用取具焉賦謂當入之數用謂當出之數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入謂所收出謂所用歲終總計其大數也

李覯曰大宰以九賦之財給九式王日一舉其膳六

牲祀兵朝甸其服有九故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諸侯來朝卿大夫來聘致之則有積饔接之則有饗食燕故邦中之賦以待賓客牛馬之食其用芻禾車乘之數皆眂牢禮故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功懋懋賞以馭其幸所受之物邦之大用故家削之賦以待匪頒冬官百工取財非一五庫之量毋或不良故邦甸之賦以待工事問勞贈賄酬爵侑食皆為篚實將其厚意故邦縣之賦以待幣帛大祀小祀事神之禮牲

帛器玉不奢不儉故邦都之賦以待祭祀股肱或虧

君之所痛賵禭含賻闕一不可故山澤之賦以待喪

紀王及冢宰時有所善燕好之用亦以頒恩故幣餘

之賦以待賜予王於諸侯分裁救患凶禮五事其費

則多故邦國之賦以待弔用國家閑暇要在多積積

貯之道天下大命故萬民之貢以充府庫難得之貨

飢不可食燕游所用非國之急故式貢之餘財以共

玩好之用凡其一賦之出則給一事之費費之多少

一以式法如是而國安財阜非偶然也

呂祖謙曰關市之賦待王之膳服則膳服雖不會要不出關市之賦而已

臣按大府之職兼總内外二府凡貨賄入太府而其物則仍分置於内外焉遇有用度則有司於此請受而大府頒之其頒之也以九賦之材給九式之用稽其事合其式然後隨其所賦以待之隨其所用以給之至歲之終則計其一歲之中凡取於

九賦而收之於官合於九式而用之於人者而總會之焉誠以國家貨賄出於民而藏於官固非一人之所能致亦非一日之所能積也是以賦之於民也必有定制而用之於官也必有定式有此式則用此賦則事無廢而用不闕矣苟非先有以待之則臨時何所取具哉

玉府（主藏金玉器用）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善也）貨賄之藏

凡王之獻（謂有獻於賓客）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

之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內府主藏在內者 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

外府主藏在外者 掌邦布之入出布泉也 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無法不可用 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

李覯曰王府內府之職掌天子器用財賄燕私之物及受貢獻以備賞賜此皆藏之在宮中官職之最私

褻者然而為冢宰之屬列大府之下與凡治藏之官不異者何也葢王者無外以天下為家尺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子財物之在海内如在槖中況於貢賦之入何彼我之云哉漢湯沐邑為私奉養不領於經費靈帝西園萬金聚為私藏皆衰亂之俗非先王之法也惟周公皆入於太府則司書之要貳司會之鉤考而廢置誅賞之政行焉如此則用安得不節財安得不聚若以御府禁錢捐之親倖之手省闥之中

外人弗睹法制所不行校比所不及則傷財害民非細事也

臣按成周之制内府在内所供者乃邦之用外府在外所供者乃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内外交相稽考用之於外者取之於内用之於内者取之於外此宫中府中共為一體而内外之情通而不至於相隔絶外有所費内無不知内有所費外無不知或者深宫之中燕好之私欲有所妄費恐外人

知而或至於中止也亦有之矣此古人之深意後世所以不及歟

司會會大計也掌邦之六典即大宰所掌治典以下六者八法即官屬以下八者八則即祭祀以下八者之貳副也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紀載為書契合驗者之貳副也以逆羣吏之治而聽為版具人民圖畫土地之形之數

其會計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劉彝曰司會職財計者也而必先掌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者聖人以為職會計以進身者不顧國政之是非不度民情之弊疾惟利是積則或傷為仁惟節是求則或害於義故禮樂衰微黎民困弱則非所以存國之體也於是擇中大夫之賢取其道德猷為亞於冢宰而才於列卿者以司

計會是故必知六典八法八則之本然後施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法知其治之本而不失之則財用可致而不害乎王之所以皇建其極於天下者矣故冡宰施其法於上者也司會察其法於下者也則有傷於國有蠹於民葢得以卷舒裁成王道焉然後參互以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防吏之姦欺非以戕吾民也不明乎是者則務刻削於民國利雖羸而下增弊疚蠹於王體非所以建大中也以周

知四國之治者謂八州諸侯之國禮樂刑政能致中和於其民者必周知之則歲會雖不足而其法有可旌者焉歲會雖羸而其治有可廢者焉故以詔王及冢宰廢置者以治為本也其財用之姦弊則其下吏當之嗚呼盛哉其制治之方也財足以周天下之用而治不失其本焉

臣按成周設司會之官以職財計而必先之掌六典八法八則者何葢六典八法八則皆大宰佐王

之職六典治邦國者也八法治官府者也八則治都鄙者也必先知六典八法八則之本然後可以施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法茍不知其本而徒施其法則取之不應其式供之不以其正用之不合其禮何所折衷哉是故大宰總其法於上司會察其法於下有所施用於邦國有所施用於官府有所施用於都鄙皆必合於六典八法八則之典禮然後致之令之均節之使財足以周天下之用而

用之各得其宜焉

司書會計簿書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即九職九賦九事即九式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或入而藏或出而用以叙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

林之奇曰司書目九貢九賦為九正而書稱文王以庶邦惟正之供蓋古之王者必正經賦以足經用而未見其有無名横歛焉

臣按司會掌鉤考司書掌書記二者之職交相參

互以此所掌稽彼所錄多寡虛實昭然矣所以然者葢以國家之大用度之夥其出入之數必為籍以紀之設官以稽之所以防有司之侵欺也

職內掌邦之賦（賦是九賦九貢等總名）入辨（別也）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總要簿書）以貳（副也）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或出以給用或用以賜予）

職幣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知其色類善惡而奠定也其録籍也以書揭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上有小可用度及賜予歲終則會其出

黄度曰周公設官理財者居其半財用之數驗之以書契督之以要成證之以貳令考之以參互制之以式法辨之有類執之有總小數之則乘大數之則會

職歲所敘職幣所振雖餘財而加肅焉

臣按職内以掌邦之賦入職歲以掌邦之賦出而

職幣又以振掌事者之餘財也夫財之入而藏也既有官以主其數及其出而用也亦有官以主其數至於既用之餘又有官以振舉之謂之振者興起之謂也葢掌事者所用有餘財既不復用則乾没矣故振興之以為他用則財無沈滯者焉吁先王之世各惜民財以為國計無或棄之物此所以無不足之用也

廩人主藏米之官掌九穀之數九穀黍稷稻梁秫苽麻麥豆也以待國之匪

分也頒賜也賙賜賙給賜予稍食祿廩以歲之上下上謂豐年下謂歉歲數邦用以知足否足與不足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以民數計度所食之數食者人四鬴上也六斗四升曰鬴每人一曰食穀四鬴則年之上也人三鬴中也年之中人二鬴下也年之下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移民之不足以就穀之有餘詔王殺減省邦用凶年邦用宜從減省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行道曰糧止居曰食

臣按成周設廩人之職以歲之豐歉計國之用度

知其足與不足之數以告之於上年適豊雖粒米狼戾不使侈於有餘年適凶雖饑饉薦臻不使苦於不足所以然者以有治之之法豫為之防也然其所以專為之計豫為之治者必以民食為本葢君以養民為職人君所以儲財積穀凡以為民而已所謂匪頒賙賜稍食豈直為已哉故必於一歲之中逐郡之内因其年歳之上下計其民數之多寡每口月食其穀幾何每年口食其數幾何若其

數不足夫下年之食則令移民之不足以就粟之有餘具其數原其故以詔告于王曰凶年邦用不足凡事皆宜從减省然臣於是知三代盛王設官分職積財備用無非以為民也後世之所儲峙者專以為宫禁之用官府之用兵衛之用邉鄙之用而所以為民者特於此數用之外而别有所謂常平義社之倉僅千百之一二耳吁先王之所重後世之所輕先王之所後後世之所先民何幸而生

三代之時哉

廪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止殺也止餘法用也謂法式所當用者有不足則殺之待有餘財而後用之月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

鄭玄曰九穀盡藏焉以粟為主

吳澂曰廪主藏倉主散也

臣按成周之時設為倉廪之官廪人掌九穀之數

倉人辨九穀之物所謂穀者凡有九焉入則掌其

數出則辨其物數之入也不一物之出也不同後世所謂穀者不過三四品而已江南止於一稻江以北有粟有麥有豆三者然豆粟止於内儲外郡亦少焉夫古之所儲非止一穀蓋古人因其土宜雜種百穀以備旱潦穀有多種隨其所成熟而取舍多寡焉非若後世各以一穀為賦他穀雖狼戾不取也是以取之於民者專而聚之於官者恒不足臣愚以為今日之取於民者除江南歲運實京

倉者外凡北方之賦無問粟麥黍豆之類隨年所有皆用為糧一以市價為準原額輸粟者估以時直如粟直六百黍豆直三百則以二石准一石焉他皆放此每年給散先其易腐者亦准粟價而給之以或多或寡諸穀之中惟粟為耐久地窖藏之可踰十年隋人於洛口穿窖三千三百窖容八千此古人窖粟之驗宜别設倉儲之必待雜穀盡絶然後發之若其廩人之職擇武臣中之家計優足者授之益久其任武臣不計

資考故也萬一臣言有可采者乞下有司參酌行之是亦便民足國之一得也臣嘗因是而通攷周禮一書誠周公致太平之典也其間理財之法居多而其制用之柄則付之大臣有大宰以制其出有司徒以制其入而其官屬之置於大宰者尤為詳焉有職內以會其入有職歲以會其出有職幣以會其餘而其大要則總之以司會則掌之以司書其所以參校鉤稽之者日有日要月有月成歲

有歲會若夫司徒之屬則又有所謂泉府廩人舍人倉人者焉或以分其財守或以取其財用豈古昔聖君賢輔固屑屑然為是不憚煩哉葢以財之有無國之貧富民之休戚兵之彊弱世之治亂繫焉是固人君治世之大用而大臣經國之要務也原其所以經治之大要有三焉生財有道取財有義用財有禮而已先儒謂自其繫之九兩一曰牧二曰長三曰師四曰儒五曰宗六曰主七曰吏八曰友九曰數以定其業任之九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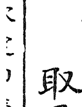
一曰三農二曰園圃三曰虞衡四曰藪牧五曰百工六曰商賈七曰嬪婦八曰臣妾九曰閒民轉移執事以厚其生雖無常職者猶使之轉移執事以食其力凡此皆生其財者也財足矣然後制九賦之法以取之輕重多寡内外遠近皆酌以為中制而無一毫之過焉而又制為九式之法以用之自祭祀賓客以至好用又從而均節之焉夫有道以生財有義以取財有禮以用財然後有以服天下則諸侯莫敢不來享而邦國之用可得而制矣故九

貢又次之由是觀之則知周禮經制之法非義不取而所取者皆合乎天理之正非禮不用而所用者不為乎一已之私以義為利以禮制欲萬世安民生裕國用之常經大道誠不出乎是書若王莽假之以禍天下王安石竊之以促國脉皆周禮之罪人也孔子曰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王通亦曰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後世君子有志於為國為民者宜究心焉

詩曰(小雅甫田之篇)倬(明貌)彼甫(大也)田歲取十千(萬畝之入也)我取其陳(舊粟也)食我農人自古有年(豐年也)

朱熹曰詩言於此大田歲取萬畝之入以為祿食及其積之久而有餘則又存其新而散其舊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也葢以自古有年是以陳陳相因所積如此然其用之之節又合宜而有序如此所以粟雖甚多而無紅腐不可食之患也

謝枋得曰民生於三代之前其命制乎君民生於三



代之後其命制乎天吾求其所以制命之道矣取民常少與民常多斂散得宜豐凶有備新者方收入廩陳者即取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皆取其陳者也從古以來豈無水旱霜蝗吾民常如有年者上之人斂散得其道也

臣按甫田之詩雖是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祭祀之意章首五句實有以見夫成周盛時取民之義而周民之仁用之既合其宜散之又有

其序上有以致天之常稔下不至棄物於無用謝枋得所謂三代以上制民之命在君三代以下制民之命在天尤為切至人君受天命以為生民主烏可付民命於天而不思所以制之於巳哉制之以巳者奈何葢民以食為命資貨以生足其食用則是延其生命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北方夷狄之國名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

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朱熹曰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重輕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胡宏曰易曰節以制度必先言中正以通蓋堯舜之道中正而已重之輕之皆非中也可行於夷狄不可通於天下可行於一時不可通行於萬世

臣按上之取於下固不可太過亦不可不及觀孟子此言則知人君過取於民固非中正之道而寡

取之亦不得為中正也雖然與其過也寧不及茍國家無事倉廩充牣或時下詔減除若漢文帝之三十稅一盡除田租君子亦不以為非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一時併用二端也而民有殍用其三一時併用三端也而父子離

尹焞曰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朱熹曰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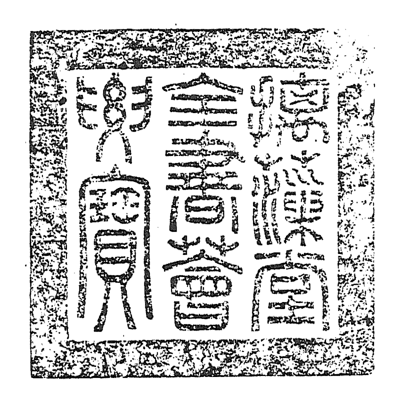
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時若幷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

臣按自古征取於民者其目有二其限有三唐有兩稅宋有三限亦此意但其名雖同於古而其實則異爾我朝夏稅以五月望開倉而七月終齊足秋糧以十月朔開倉而十二月終齊足葢得古人期限之意惟所謂力役之征則無定制亦無定限焉夫漢承秦制有丁口之賦唐有家調民不役者

計日出絹宋有身丁絹及丁鹽等錢我朝皆無之惟所謂戸口食鹽鈔盖計日出錢而償之以鹽非空取也但有司失於奉行近日徵鈔如舊而民得鹽食者盖鮮矣陸贄所謂此時弊非法弊也振舉之則民受實惠矣

以上經制之義

大學衍義補卷二十三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孟啟疆